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
第四十四回 取水不傷蟲蟻命 食餌作怪老僧貪

狐妖乃說道：朋友乃五倫之一，你聽我道：人與人同一類，往來便有交情。益友損友六般名，但把勝吾友敬。

狐妖說罷，笑和尚道：「朋友之交果多。」愁和尚道：「多也，少也！我們餓著肚子，這時哪個朋友齋你，送些佈施與你？」狐妖聽了道：「我原意來齋僧，你們問我朋友，方才答應。」愁和尚道：「施主是只齋我等見在，還是大眾俱齋？可外有褊錢？」狐妖道：「大眾也齋，見在也齋，褊錢也有。」愁和尚聽了，便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施主，這善事只是一次，卻是長遠而齋？」狐妖道：「今歲盡著收的幾斛麥，若是年歲有餘收成，依舊齋僧。」愁和尚道：「好善心，好善行！只是和尚今日化齋不出，腹饑之甚。二位施主方便，且佈施些錢鈔，買幾個饌饌充饑，便是一般功德。」狐妖聽了，與陶情說道：「人言演化高僧因類普度，怎麼我們講說朋友之交、損益不等，他不借此開發些道理，只是說腹饑要饌饌吃？」陶情道：「高僧妙用不同，莫不是隨你口，試你心？你沒個忠誠的問，他便沒個正經的答。」狐妖道：「高僧高道點化世人，多有裝瘋作癡，隨口譚話，其中卻暗藏著至大至深禪機妙理，要人自悟。」陶情道：「雖然遇著這樣和尚，他試我，我也試他。」狐妖道：「這是自己先存個不信心去待僧家。」陶情道：「你是何人我是誰？一心要阻攔和尚，卻如何講細微曲折？」狐妖笑道：「我原是個聽人指教的。」乃地下拾了兩塊土泥，叫聲：「變！」卻變了兩個大饌饌。那愁和尚見施主袖內拿出饌饌來，乃笑道：「好施主。」便忙來手搶，那笑和尚中一個也來搶。愁和尚嘆道：「你是化緣得齋，肚飽的，且讓我吃罷。」那笑和尚雖難讓，狐妖見他面色卻變，乃暗笑道：「他說也有個道友，怎麼見一個饌饌便動了面色？」這愁和尚拿著兩個饌饌，也不管冷熱，幾口吞下，哪裡知道是妖邪詭計？兩個土泥入腹便作怪起來，疼痛吆喝，聲聞於外。狐妖與陶情笑倒，說道：「演化高僧，原來是假的，阻他何難？」兩個正在庵中弄術兒耍和尚，不防祖師師徒一路行來，見遠遠一座庵堂：

青鬆隱隱，白石堆堆。青鬆隱隱處見雕簷，白石堆中藏小徑。高出雲中的是鐘樓佛殿，流來澗內的是綠水青萍。往來不見一人行，遠望但聞多鳥噪。

祖師見道：「上一座小石橋，便在橋上少憩。」三弟子依欄傍立。師徒正講幾何見性明心道理，祖師只見橋下清流可飲，乃命道育持鉢汲水。道育下得石橋，見那水中蟲蟻雜集，乃循著溝澮而走，說道：「水雖清流，蟲蛭游中，不但不潔，且恐驚傷生命。」乃循流到那潔淨去處取來獻師。道育正舉此念，卻說阿羅尊者隨處顯靈，第八位尊者以一法試道育。他卻為何？只因狐妖以幻法弄愁和尚，為釋門護道，故試道育禪心，因扶演化，乃於水溝傍地，忽然見一人，捧著一個盤子，中有錢鈔數貫，見了道育乃說道：「師父，小子是村間人，為父母災疾，許下齋僧佈施。願以這幾貫寶鈔敬僧，祈保父母。」道育道：「雖是你為父母孝心，只是我僧家遇緣化齋，這錢鈔無處使用。」那人道：「師父說的何話？出家人哪個不貪幾貫鈔？防天陰、備饑餓，就是破了偏衫，也要錢買。」道育笑道：「補破衲是我僧家本願，有齋供何必要錢？善人，你只知佈施我僧家這錢鈔，你哪裡知道替我僧家生過孽？世人囂囂，只為財利，見了錢鈔，必起貪心。我僧家受了你的，必要藏收在身邊，或是密貯在囊廂，是我先生個防人貪盜心腸。不知有無，何等清淨，只看著溝渠中清水要取了獻師。」那人又道：「師父，你既不受錢鈔，難道不開個方便救我父母？」道育道：「留你錢鈔問醫贖藥，便是我的方便。」那人道：「救不得，救不得。」道育道：「你父母在哪裡？」那人便指著庵內道：「在這裡。」道育抬頭一看，只聽得庵內吆喝喝人聲，乃想道：「此是他父母病苦也。」及看那人忽然不見，驚異起來，忙忙取水到橋上，獻與祖師，便把這異事說知。祖師乃把慧光一照，說道：「此神人也。為試汝因而救僧。吾且打坐在石橋，汝等弟子當先到庵中，自然知故。」

三弟子領諾，離了石橋，尚遠庵門，只見庵中來了三五個和尚，迎著三師問道：「列師可是東行的麼？」三師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和尚道：「我等聞知國王皇叔出國，大小臣工、善男信女、僧尼道俗，千百之多迎送，我等也是等候迎接的。怎麼這些時還不見到？」三師答道：「就是我師，他出家本為修行了道，度化眾生，便是一人前行，連我等弟子也不肯帶，哪裡肯驚動眾人？」眾僧道：「我等是一樣出家的，巴不得說個大頭勢驚動世人，若據三位師父說，真乃高僧也。」道育師便問道：「庵中何人吆喝喝？有如病苦？」眾僧道：「小庵前有空堂三間，專下往來僧道。今有幾個化緣和尚住宿，遇著兩位官人說要齋僧，和尚中一個不曾得齋，吃了他兩個冷饌饌，便作怪起來，卻是他在庵中吆喝。」眾僧說了，又問：「祖師何時到此？」三僧說道：「我師在石橋打坐。」眾僧忙步往石橋迎接。卻說三師走到庵前，便聞著一陣腥風糟氣，及抬頭，又見那庵堂屋上一團妖氛現出。道副乃向尼總持說：「此庵中定有妖邪迷人，想那沒道行僧人染惹了。」尼總持答道：「正是這根因，我等須要提防。」三僧進得庵來，卻直上大殿，參拜了世尊聖像，稽首了兩庵阿羅尊者。道育見了八位阿羅聖前，便了悟前因，乃合掌稱揚道：「佛心無處不慈悲，只要僧道家時時警省，行行正念，自然感應甚神。」三僧參禮畢，只見兩廊眾僧知是祖師徒弟先到，各各來行禮，問道：「祖師尚在何處？」副師答道：「祖師在眾師心頭。」那僧們聽得，便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東度師父真真的有些撥嘴，我等初相見，問聲祖師在何處，乃是好去迎接。乃答道：『在我等心頭。』副師聽了，乃說道：『眾位師父，不必疑我言語。假使你問我靈山在哪裡，我卻不曾走過，也只得答在你心頭。』只見一個僧合掌拜下，道：『師父，我弟子悟了。』育師乃問：『往來僧人住在何處？』一僧答道：『師父，我這庵通各處地方，往來遊方卻多，前邊有空堂三間，安住師父們，已打掃了。方丈聞知祖師降臨，又收拾殿後一間靜室伺候。』育師道：『出家人莫要兩樣待人，既在佛會，都是有緣，我且與師父看那前堂。若可容我等，又何必他處？』眾僧道：『前堂有幾眾遊方化緣僧，聞知方才有兩位施主，把了兩個冷饌饌與一僧吃了，正在那裡作怪。』育師聽了道：『是了，是了。我們未進庵門，便已知這作怪。』乃直走入前堂，只見那吃了饌饌的和尚，愁著臉，摸著腹。眾僧也有為他愁的，也有說他不是的。為他愁的，便說同行為伴，憐他貪食，受了疾苦；說他不是的，怪他不自愛重，貪食冷物受病。育師見了，合掌道：『善哉善哉！這饌饌是哪裡化來的？』只見堂內走出兩個土人來，見了育師神光罩體，道氣合身，他兩個打一個寒噤。狐妖乃向陶情說道：「這和尚不凡，想乃是演化僧人，我等既撞著，須要做出個手段來。」陶情乃開口向育師問道：「師父們可是東行演化的？」育師道：「正是。」陶情道：「同行有幾眾？」育師答道：「上有吾師，下有吾師兄兩個。」陶情道：「演化行的是何事？」育師道：「隨類而化。若是出家僧道，吾師便發慈悲，指陳上乘道理，令其覺悟；若是士農工商在俗眾等，吾師便說方便，開導人倫正道，這便是事。」陶情笑道：「上乘道理，我等迷而不悟，若是人倫正道，四海九州人民無數，你們一人如何能化？且莫說千萬人、千萬心，便是我一人也有千萬樣心。」育師聽了笑道：「施主，你可知千萬心總歸一心，假如我僧家化得一人心，便是化了千萬心。」狐妖也開口問道：「師父，你說人倫正道，卻是哪樣人倫？」育師答道：「大則君臣父子，次則夫婦、朋友、昆弟，各有個綱常天理，便是正道。」狐妖道：「此時且莫講別理，只說朋友這一倫，便有千百樣心，師父卻如何演化？」育師道：「朋友之交，任他千百樣心，只要盡了我一人之心。」狐妖道：「一人心卻是何心？」育師道：「朋友以義合，只要盡了這個義心。」狐妖明曉得這個義字道理，他卻故意辯問，只要等僧人說出個演化的去向，他便為陶情設阻攔計策。他哪裡知道高僧智慧明靜，自庵前已知妖氣腥風，及進入堂中觀見這兩人形色，乃暗忖道：「何處妖邪，敢青天白日迷亂僧人？也只因這和尚動了貪癡，自取作怪，我如今且探這妖邪何故在此。」乃問道：「二位施主到庵何事？」狐妖把齋僧的前話說出。育師道：「善事，善事。我等東行饑渴，正欲化齋，卻遇著善人，好歹求化一頓飯食功德。」狐妖聽了，私喜道：「陶情要阻攔他正無計，這泥饌饌且要弄他一番，叫他師徒們吃了作怪。」乃取土泥又變了饌饌兩個，雙手遞與育師道：「我與這老朋友在人家吃饌饌省來的幾個，只是冷了。師父可吃得便吃，若是吃不得冷齋，便熱了吃。莫要似這位長老作怪。」道育道：「不妨。我僧家有個鉢盂，卻乃是個寶貝，凡遇化的齋飯，不論冷的熱的隔宿的，入到鉢內，吃了再不作怪。」乃取了一個鉢盂在手。那陶情見了，驚訝起來，說道：「這件器皿卻不曾

相會。」乃向狐妖說：「老狐哥，這長老不比平常，俗語說得好，『看風使船』。可算則算，不可算則走路，莫要惹他。你看他這件吃飯的家火，倒有些古怪。」狐妖道：「什麼古怪？我知這是和尚家化飯吃的鉢盂。」陶情道：「什麼鉢盂？老陶從不曾見。」狐妖道：「你卻見的是何器皿？」陶情道：我見的器皿，說與你聽：

瓦壺瓶，燒窯上。錫壇兒，出工匠。還有銅罐瓷甌葫蘆樣，金銀玉翠瑪瑙鑲，琥珀杯兒雕各像。鸚鵡摘桃蜂趕梅，老虎獅駝並兇象。廣筵長席說交歡，我與這器相親傍。鉢盂器皿不曾聞，只好盛飯齋和尚。

狐妖道：「你不曾見這器皿，也難怪你。他卻是僧家物，待我假問他個來歷，你便聽知。」狐妖乃向道育問道：「師父，這器皿有出處麼？」道育道，有出處的：

這鉢盂，配錫杖，本慈悲，出經藏，不比尋常器皿盆甌棒，八寶攢成法食盂，五戒如意持齋湯。目連尊者救慈親，餓鬼獄中超業障，一切毒獸化為塵，邪魔見了魂膽喪。道育說罷，陶情聽得，只叫：「老狐，走了罷。你聽他說的這傢伙厲害，不比我的瓦罐瓷甌。」狐妖笑道：「老陶，你的瓦罐瓷甌更厲害多著哩。」陶情道：「瓦罐瓷甌有甚厲害？」狐妖道：「和尚的鉢盂，不過化齋盛飯。你的傢伙，蕩著的花錢費鈔。賣產破家的，也只為你這瓦罐；吃醉了撒酒風，生事惹禍也只為你這瓷甌。卻不是比鉢盂厲害多哩！」陶情道：「且看他吃你饊饊，若是著了你手，便厲害也沒用。」狐妖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只見道育接了狐妖兩個饊饊在手，便不就吃，乃放在鉢盂內，一手捧著盂，一手半合掌，念動咒食真言，那饊饊在盂內，忽然一陣煙起，卻是兩塊土泥。土泥在鉢內，忽然擁出一座小小山崗，那崗上走出一隻小小金睛白額虎來，漸漸長大。狐妖見了，往庵門外飛走。陶情怨道：「我說這和尚的鉢盂厲害。」狐妖慌張的說道：「果然厲害。只是老陶，你既要阻攔他，也說不得計較個策，破他這個厲害。」陶情道：「往前途相候他，再做計較。」

二妖正在庵門計較，忽然一神將近前大喝道：「何物妖邪，敢立在此？」狐妖見了，便問道：「爺爺是何神道？」神將道：「吾乃巡行庵廟感應正神，監視天下庵廟香火，恐有不守戒行僧道，穢污作踐廟堂，衝犯聖像，及護送迎接聖僧、高道往來庵廟的。今有高僧到來，因往迎接。你這兩個大膽妖魔，敢立在此！」狐妖心情靈變，乃說道：「爺爺呀，我等聞有東行演化高僧，專一慈悲度脫有情無情、四生六道，我等也是迎候求度脫的。不知高僧今在何處？」神將道：「尚在石橋坐地，庵中現有僧人迎接。」狐妖道：「庵中現有三四個，卻有一個執鉢盂的，不像是演化的，倒是個拿妖捉怪的。」陶情也說道：「他捧著器皿兒，更厲害。」神將聽了，只道果是求度脫的，便發慈悲道：「你等既是向善，當更變個有情，以來求度。」說罷直進庵堂，保護高僧。狐妖乃與陶情計較說道：「老陶，你為甚要阻攔高僧演化？看來這高僧行處有神將擁護，到處有秉教匡扶，你自揣力量，何不更張性情，降伏僧門，修持善果？聞知僧家五百大戒，專滅是你。」陶情道：「老狐，你卻不知，我等因依附著幾個安樂窩巢，被僧家甚麼戒行打破了，不得安身。欲留窩巢，故行攔阻。只是我等力量微薄，難勝他們，堅心忍耐。一向也聞知老狐神通變化，今日如何不能幫扶我老陶一個阻攔的手段？」狐妖聽了陶情這衷腸事實，卻又被他一褒一貶，乃說道：「老陶，放心放心，我有個計較了。」卻是何等計較，下回自曉。